

元楚晉

中史文

檣春

記補逸
机秋





秋 春 文 晉

撰 人 不 詳
陳 玄 胤 校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晉文春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胡達聰)

晉文春秋

秣陵陳玄胤校

謀與楚戰第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旣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鳳陵履解第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斬顛顚第三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一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

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必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陳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原人降第四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所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一舉而兼得者信也。

伐宋第五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捐籩豆第六

文公反國。至于河。令籩豆捐之。席褥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三十年。乃今得反國。舅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褥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日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之。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不一我與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問救餓第七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當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髮繞灸第八

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灸。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櫛。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及灸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

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大蛇阻道第九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則天以戒寡人。退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伐鄴問賞第十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請隧第十一

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作珩。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第十二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黷。文不可匿。黷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黷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

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逐獸第十三

文公出田逐獸，殤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山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殤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龜燔第十四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滅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王大敗。

賞館人第十五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之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失麋第十六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安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文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之俱歸。

合盟第十七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

者猶無佐也。

學讀書第十八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烹被瞻第十九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既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人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鄭以之爲將軍。

箕鄭壺殮第二十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旣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殮。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殮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欺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問帥第二十一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用民第二十二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國饑用信第二十三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伐衛第二十四

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恆。」公子虛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西河守第二十五

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問虢亡第二十六

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登隧第二十七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怒曰。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授綬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疾。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第二十八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第二十九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米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惠。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也。晉國之福也。

反國賞士第三十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噫。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且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襄王賜命第三十一

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尹氏及內史叔與父賜文公命。賜之大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封狐文豹第三十二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民。

野人與塊第三十三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介子推第三十四

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釐負羈第三十五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祖而治。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殮而加璧焉。文公受其殮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

燒楚軍第三十六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者。吾是以憂。

里臯須第三十七

文公出亡過曹。里臯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臯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臯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臯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臯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臯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大悅。從其計。百姓見之。皆曰。里臯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

問政第三十八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弛文子宅第三十九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君必易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辭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原季辭卿第四十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